

风流港

胡燕怀

长江文艺出版社

胡燕怀

风流港

长江文艺出版社

风 流 港

胡 燕 怀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湖北长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插页 199000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354-0432-4

I·368 定价：3.80元

道德评价与生存洞察

——胡燕怀小说漫谈

毕光明

小说是人生的书。人生是复杂的，生存的奥秘；
尽，小说家的工作因而困难丛生但又趣味无穷。不论从何种写作动机出发，严肃小说家的最终任务，如D·H·劳伦斯所言，应是引导人做一个完整的真正活着的人，而不致沦为虽生犹死的行尸走肉。自然，作家只能凭借各自的主客观条件，呈现出观照对象的亮度和阴影。胡燕怀的小说，从最初的近距离地感应生活的变动，发展到近几年在历史的背景和文化的底色上再现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创作思想有明显的深化。

胡燕怀笔下的故事，多半发生在山村、矿山、小镇，文化空间相对狭隘。这样的文化空间，不仅禁锢了生存其中的主人公的人格精神的健全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一度拘囿过作者透视生活的能力。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作者所熟稔的人物活动环境，已不是一潭死水的文明死角，而是新旧冲突相当剧烈的城乡交叉地带。旧的生活秩序和道德伦理都被新时代的热风搅动了，打乱了，新的因素不可抗拒地在滋长。置身其中而又出乎其外的作家，比一般人更早也更清晰

地谛听到了旧生活发生错动时的吱嘎声，在目睹传统倾仄的美丽与艰难中，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自我蜕变。

《淘井》典型地显示了作者用小说来拥抱新形势的早期创作态势。这个戏剧化的短篇，温和地嘲谑了狭隘的小农意识。长根老汉的大出洋相，实际上是让人看到老一代农民所代表的生存方式和道德感在新生活的浪潮面前显得窘迫、可笑。结尾的描写富有象征意味。不胜尴尬的长根老汉悄然下井，清除积垢，暗喻因袭生活的不可能保持原有的格局不动。但旧式农民的顺从地向昨天告别，未免不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因此，只有当变革时期的生活调整，不再作为形势报告的注解，而是作为命运沉浮的契机或性格曝光的舞台时，小说才有可能获得自身的独立性。《男人是云 女人是山》、《山螺》照样取材于改革年代，但改革的整体形象就淡化了，受重视的是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

《男人是云 女人是山》吟哦的是一支缱绻动人的谣曲。是男人对女性命运说出的体己话。胭脂坳的男人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第一次去闯荡山外的世界了，给女人们留下了无可排遣的烦恼、焦灼和怨恨。轻松的喜剧，夹带着缕缕愁情。心灵失重以后，更显出女人们的世界摇曳生姿，令人顾惜。小说无意评价男人们服从新生活召唤的选择，谐放的笔触剥露的是生命意识的由朦胧到觉醒。

《山螺》别开生面。呢喃的，内心独白式的抒情语调，为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唱了一曲挽歌。究竟是什么酿成了一对异父异母姐妹之间的悲剧？支配草儿为杏儿做出牺牲的，是传统的道德观念，而毁了她和杏儿的也是这种抽象的观念。草儿的牺牲不是无偿的，支撑着她也蒙骗了她的是“好名声”。

这就是民族的传统美德：重义轻利。然而重义轻利并不可靠，重义轻利并不是全然的舍弃，它的本质是在一方面放弃，从另一方面获得；实利的牺牲，由精神来代偿；暂时付出，预备随时支取……总之，是一种有指望的牺牲。所以，随着世事变化，周围的价值观发生偏移，姐妹的地位开始互换，草儿意识到自己牺牲太多且无可挽回，传统美德也就在她的身上崩解了。

在登上了道德评价的台阶之后，胡燕怀的小说意蕴越来越扑朔迷离，色彩由明朗变得凝重，结构不再是个闭合的圆圈，而常常留一个让读者能进能出的缺口。作家一旦放弃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一无挂碍、不怀成见地瞩目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便会惊喟生命力的奇异、命运的不公平和世事人情的不可言说。关注生命是一种属人的文学立场。叙述视角在自觉不自觉中改变了以后，道德评价也就让位于历史评价了。《桥灯》、《洞火》、《假钞》、《风流港》、《古铜色》一批作品掂得出沉甸甸的历史分量。语言色调的沉郁是由作家痛切的历史悲愤和人性忧虑调和而成的。胡燕怀似乎已意识到，真正复杂、难以理清的是历史、文化、人性、政治的综合作用，人生的悲剧、喜剧、悲喜剧的不可避免就是这么造成的，谁也摆脱不了冥冥之中的操纵。《桥灯》在不长的篇幅里容纳了较多的历史内容。出洋读过东京帝国大学的周翻译和他的日本妻子墩坂裕子苦难坚韧、令人迷惑的爱情，是对一种非人的生存环境的映照。文化内涵所决定的特殊生活方式，并不是严酷的历史处罚所改变得了的。青石街的人，用他们的生存规则与思维逻辑去揣测一对文化层次远远高于他们的落难的文化人，得到的只能是一个永远猜不透

的谜，唯有那一十六盏桥灯，是历史罪恶和人性高贵的见证。在叙述方式上，《桥灯》和《假钞》可归为一类，都是借此言彼，用“伪陈述”强化作品的张力。开放式的语义结构，更能激发阅读者的思考。

中篇《风流港》以改革为时代背景，但特定的现实只是人生故事、男女风情的一个机遇，一种触媒。兼有无赖和强者性格的南玉庭，从行时发迹到鸡飞蛋打一场空，是一个人的悲剧，而非一个改革者的不幸。命运不公平地让南玉庭偿付了历史欠给他人的债，更可怕的是一种令人颤栗的阴影牢牢罩住了这个精明狡黠、固执骄横、不肯服输的男人。他的精明用在家事方面屡屡失算，任凭怎样扑腾蹦跶，都逃脱不了被生活抛弃的下场。事业上的成功，弥补不了南玉庭的生命自身的颓败，那是真正的颓败。金梭决然离异，银梭愤而出走，风流小镇上独门独户的南家院子关不住女人，暗示了生命活动和生活流程的原动力不可禁锢，不可背逆。

这种原动力在《洞火》里也是以一种神奇的力量出现的。那位在深不可测的古矿井里丢掉了半截身体的男人，不为重金所动，可青年时的恋人只消一出面就把他服服贴贴地带了去。《洞火》烛照着从历史深处赓延下来的人性中的贪婪丑恶。人被钱财异化，沦为物的奴隶，自然从放弃生命自身为代价。因此，在幽深的历史古井里能照见迷误的，仍然是人类之爱的不灭之光。情爱的魔力和持久是不可解释的，《青石街夕照》也提供了例证。一对棒打鸳鸯的艺苑情人，即使走到了暮年，也还是要将那根吹断了的情丝绾结一次，生命才能打上平静的句号，获得完整的意义。

《古铜色》是洞察农民的生存状态的，达到了新时期同

类题材的较高水准，可看出胡燕怀的创作潜力。水仙姐从闭塞落后的大山里被堂姐接到时髦而喧嚣的矿山做替身，充当传种工具。殊不知人是有感觉的，何况一个先天条件优越的灵醒女子。尝到了爱、跟堂姐夫生了儿子的水仙，不可避免地萌发了做人、做主人的愿望。从文化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愚昧的生存。从生命的角度看，却无法绳之以道德。小说用男人的死解决了难题，也种下了女人的凄惶。而留给我们鉴赏和捉摸的，是生命的原色——古铜般的光泽。

文学和哲学的结合当是一种境界。读完这本集子，便有了一种感觉：胡燕怀带着他的篇什子似乎已来到了这种境界的门前——再有一步也许他就能进去了。

1990年9月于湖北师院

目 录

道德评价与生存洞察（代序）	毕光明（1）
淘 井	1
本城九点钟供江水	20
山 螺	38
男人是云，女人是山	56
“晚婚模范村”的姑娘们	73
洞 火	86
古铜色	108
青石街夕照	126
假 钞	147
桥 灯	163
风流港	182
后记	295

淘 井

“今夜拈阄罗——！”傍晚时分，生产队长站在村中禾场的石碾上，不断地车转身子，扯起喉咙向四方喊着。

从搞责任制以来，村里就没拈过阄了；乍听队长这么一喊，大家都觉得怪新鲜的。吃过晚饭，各家各户的全权代表们就陆续地向生产队的仓库兼会议室集中。

晓得今夜拈阄内容的人，就有下面这样一番对话：

“千万可别拈着才好。这几天我正忙哩。”

“我也是。订了合同的，误一天工，工程队要罚款。”

“我忙得脚板不落地。都是赶着中秋要嫁姑娘的。如今作兴嫁装盛，哪家不打个六床、八床棉絮？这一家的有打完，那家的又定下了。”说这话的是长根老汉，这一带乡间很有名的弹花打絮师傅。

“你还着急？不会拈着的。从前生产队里拈阄，你哪回拈得不如意？”

“你老哥那手指头象长了眼睛似的，手气好得很哩！”

“那倒也是……”长根老汉笑着，很得意的样子。

不晓得今夜拈么阄的人，就问：

“如今各家各户种田，还拈么淘呀？一不摊派水利工，二不分柴分草分瘪谷的。”

“拈淘淘井！”长根老汉抢着回答说。这主意是他给队长出的，所以说这话时，有些荣耀的神气。

“嘻嘻……”听的人觉得有些小题大作。

“笑么事？拈个头嘛，往后各家各户轮流淘。”长根老汉正色说。

“有听说过这么淘井的。”

“你后生崽子有听说过的事多着呢！从前一家一户种田的时候就是这么淘的，晓得啵？”长根老汉不屑地说。

从前，程村真是这么淘井的。

说起程村的这口井，倒远比程村在本地更出名。“虬河川三口半井”，那意思是说，在虬河两岸的数百口井中只有三口半好井。程村的井就是三口半中的一口。这井是何年何月掘的已不可考了，在那砌在井壁和井台上的古朴的大方砖，就绝不是近百年内的窑货。这口井从来有枯过。大旱年，邻村的井都晒裂井底了，唯独这口井里的水还在往外溢，不单是水量大，那水质也特好：冬温夏凉；清亮；醇厚，味正，甜丝丝的，吃了肥肉去喝它都不会闹肚子。据说从前程村里出过一位七品县令，身居县衙，却常常派人回村来打水去饮，足见这井水之令人难忘、难舍了。加上这井是在公路边，大凡过路人喝了后又无有不替它扬名的，所以也就名传遐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可是这井如今却大不如从前。井台、井壁上布满了厚厚的绿苔，砖缝里也长出了水草；那水也变了色，黄浊浊的，

喝在嘴里有一股土味。此乃何故？却原来从农村实行责任制后，这井已有两年多有淘了。刀越磨越快，井越淘水越清，此是乡间常理。可是大家都忙着使出浑身解数致富，似乎一时间都把这件有关全村公益的事情忘了。这水尽管不如从前了，但总还不致于喝了生病、吃了中毒吧？眼下“双抢”已经忙完，早谷登了场，晚谷插了秧，还没有谁记起这件事。看来，今年又淘不成罗！殊不知几天后，不知哪家的排鸭跑下井去热闹了一番，留下了一井的绒毛毛儿。程村的人立刻意识到：这井，是非淘不可了。

可是该谁淘呢？从前一家一户种田的时候，都是各家轮流，每年淘一次。后来搞集体了，就由生产队派工淘。淘井的人要记几分工，生产队还要宰酒剁肉让淘井的人油油嘴，所以那时淘井是一份美差，常常好多人争着要参加。实在委决不下的时候，就用拈阄的老法子解决。拈不上的人还有气呢。可是如今就大大不同了：田地包干到了户，种田人的工夫陡地金贵值钱起来。白天在外头拼命干，晚上在家里也拼命干：编麦草帽，打水竹篮，纺纱织布，熬土硝做鞭炮……所有乡村里最古老的家庭手工劳动都恢复了。寻找一切门道，挖掘一切潜力，利用一切时间，为着一个字：富！试想想：淘一次井要一天，全家人都得上阵（劳力不足还得请人，不给工钱但要管吃喝），要影响多少收入？所以生产队长犯难了：从前争着要做的事，如今竟派不动人了！

“还是老规矩！六十花甲轮流转：一家淘一年。”长根老汉向队长提议。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从前一家一户种田的时候，祖祖辈辈都是这么淘井的；现在又是一家一户种田了，自然也该这么办。

队长想了想，似乎也只有这么个办法了，可是接着就有另一个问题：从谁家起头呢？长根老汉和村中其他几位年事已高的老者搜索枯肠，竭力回忆，也实在想不起这淘井的老顺序从前是在哪一家最后中断的。这也难怪，往事如烟，三十多年的岁月，谁还记得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呢？

“拈阄，拈阄嘛！”长根老汉兴奋地说。

一句话提醒了队长。是呀，拈阄！万能的办法！从前搞集体的时候，派不出去的工、难得分匀的东西，无一不是用的这法儿。自拈自认，怨不得别人。那是何等的省事、简单！这回怎么就忘记了呢？唔，只怪有两年多没拈了……

“今夜拈阄，是淘井的事。”拈阄前，队长照例要讲明事由、拈法的，“只有一个头阄，画圈圈儿的。拈着了，就从他家淘起。往后，挨着住房，一家一家往下轮流。”

“是这么个屁大的事噢。”一个后生崽子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说，“本人不感兴趣。”他叫勤宝，集泥瓦匠和木匠的手艺于一身。

“不感兴趣，你怎么不去淘了？”队长有些生气地问。

“我倒想问问你哩。你是队长，怎么就不从你家淘起？”后生崽子站了起来，诡秘地眨眨眼：“向各位父老透露一点信息。关于这口井，我们近日内将有一个重要新闻发布，奉劝各位不要为这事劳神费心了。”

“队长，莫听他那一套！”

“那些后生家们，会有个么正经事！”

“快拈罗！拈完了，还要回去做事哩，工夫忙忙的！”……纸阄儿散在桌子上了，人人都屏息静气地伸手去

拈。拈阄的时候，因为事由不尽相同，所以心理活动也都各异：有的希望拈到某种阄，有时又不希望拈到某种阄。这回，包括长根老汉在内，好象大家都不希望拈到那个头阄。这淘井的事固然说定了以后是要轮流的，可是大家都觉得还是越轮在后面越好——谁能担保哪一天不会又搞集体、不会又生产队派工淘井呢？真到那时候，未必还去追究那没有轮上淘井的人家？将来的工夫把不准是集体的，可眼下的工夫却实实在在是自己的。稍有心计的人都会想到这一点。

长根老汉盯着了一个卷得不太紧的纸阄儿，缓缓地伸出手去。从前在集体拈阄，长根老汉似乎每回都颇遂心愿，所以遇上拈阄，他从来不要儿子跃进拈。他自信自己的手气是好的。他的骨节隆起的干皱的手指就要触到那个阄儿了，“嘘——”的一声尖利的口哨声在耳边响起，把他吓了一跳。回头看，是勤宝站在旁边，挤眉弄眼地朝他扮着怪相。

“去、去！”长根老汉皱着眉，厌恶地说。

“哎，长根叔，我可是为你老汉好哇。——那个阄拈不得的！”

长根老汉不理他，手还是向那个阄儿伸去。可是快要拈着的时候，心里却稍稍迟疑了一下，一转念，却鬼使神差地拈起了旁边的另一个。展开来看，偏偏就在这个阄儿上画着一个圈圈！他一下愣住了。

二

“狗杂种！害得老子拈上了这个阄儿！”回到屋里，长根老汉在心里骂着那个后生崽子。

心绪不好，他便什么也懒得做。往常每夜要弹出半床絮的花来的，今夜却望都不望一眼那张弹花弓，只管坐着抽闷烟，兀自的不快活。

要说长根老汉，在程村真算得个第一号的“钱抠子”了。有一年，老汉家里的一只生蛋鸡婆在公路上觅食，被一辆客车压死了。司机拿出三块钱赔，长根老汉死活不依，嫌少了，要加两块；而且死鸡也不能拿走。他用背死死顶住车头，任车上的乘客纷纷指责，任旁边的人好说歹劝，就是要坚持那条件。司机也冒火了，猛地一揞车喇叭，吓得老汉一个连爬带滚让开了路；可是没等司机把车子启动，那老汉又奋不顾身地扑上来，死死抱住车轮子，再也不松手了……真正把他有得办法！最后到底还是依了他。不过话说回来，那年正是“割尾巴”。老伴又刚刚去世，唯一的儿子跃进还在公社上高中，一切的花销零用都靠从那只鸡屁眼里抠。所以这件事尽管过份了些，但总还有叫人同情的一面。如今，长根老汉的家里大大不同了：新房盖了；儿子结婚的满堂红的家具办好了，只等着年底把儿媳妇接进来；而且还买了全村的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部“三洋”（尽管他把这些东西统统叫做“不正经的东西”），样样都领了个先，带了人头。他也明晓得这都不是靠他那弹棉花的手艺办得到的，明明白白地这是靠儿子跃进开拖拉机跑长途运输跑来的；但他总还是舍不得丢下老手艺，总是拼命地、一刻儿也不闲地干，背累得弯成了一张弓。晚上不熬到睁不开眼了是决不会上床困的，好象入梦前的那分把钟时间都不能耽搁。前些时，他还把一架不知从哪代祖宗手上传下来的老式木纺车从楼上翻了下来，钉钉磕磕地修好了，打算没有棉絮弹的时候就捻棉

条子纺纱。儿子哭笑不得地说：“算了吧！如今的确良都有得人穿了，你那土布纱谁要噢？您老把责任田管好就行了，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老东西就莫鼓捣了。您鼓捣一年，抵不上我这半边车轮子转一天哩。”村里也有人说老汉想不开的：还有几天日子？有福不晓得享！可是老汉自有老汉认定的理：怕钱多吗？钱多了咬手吗？不论多少，能抓进一个就是一个哩。那些年，还有穷怕吗？……他照旧还是去鼓捣那木纺车、弹花弓。眼下，正是摘了头棉、中秋将到的时候，嫁姑娘的人家都忙着打棉絮，老汉的钱路子正好呢，他哪舍得丢下工来去淘井？

“淘是淘的，得拖过了中秋再说。”长根老汉想，忽然找到了一条理由：“拈阄时又有说定非得哪天淘不可。对！”想到这里，他忽然高兴起来，很为自己想到了这个歪歪理而得意。他站起身，刚刚拿起弹花弓，勤宝和几个后生崽子进来了。

“长根叔，跃进不在家，明天淘井要不要请人哪？”又是那油腔滑调的声音。“我们哥们几个看得上不？也不要您老破费，每个人嘛有那么一斤肉、两瓶啤酒、一包烟也就行了。——不过这种牌号的我们可不要哩。”说着，拿起长根老汉丢在桌上的半盒烟做了个怪相，摇摇头，鄙夷地扔下；从自己荷包里掏出一盒带嘴儿的，大大方方地打了一梭子——也丢给了长根老汉一颗。

“谁说了明天淘井？哪个规定了非得明天淘？”长根老汉反问，“不是你这崽子戳拐，我哪会拈着这个阄儿！”

年轻人哈哈地笑起来。

“好玩的事嘛，您老倒把它当真了。大概还呕了气哦？”

勤宝问，狡黠地眨着眼。

“呕气？我喜呕！”

“嘻嘻，不呕气就行。过不了几天……嗯，等跃进回来，我们的新闻就要发布罗！”后生崽子神秘地说，眼里有个亮点儿闪了一闪。

长根老汉心里一动：莫非这些后生崽子又要在水井里搞什么新名堂？这伙年轻人鬼得很，大概是不愿让村里人说岔嘴话，凡事都不先露口风，常常是事情搞得差不多了，才让你晓得。去年，他们有一阵子也是这样，不晓得瞒着人在搞什么。后来，跃进拖回了一车焊好了的角铁、钢管，并且在禾场上竖起了两个篮球架后，村里人这才晓得他们是在搞这名堂，这才晓得村里每个青年都出了好几十块钱……可是这井里能搞什么名堂呢？

“去去去，有得工夫跟你们磨嘴皮子。”

“嘿嘿，长根叔，”勤宝讨好地笑着，朝跃进的那间房『努』努嘴，“我们今夜想过过瘾，见识见识——有穆铁柱上场哩。”

“想看电影？什么木柱铁柱的，钥匙跃进带走啦。”

“不劳你老费心，这里有。”勤宝掏出了一把钥匙，在老汉面前神气地亮了一下，捅开了房门。年轻人呼啦一下涌进去了……

“他把钥匙给他们留了一把？”长根老汉想，心里有一丝儿不快。这台电视机刚刚买回来的时候，这里成了全村年轻人的活动中心，每天晚上挤满一屋的人，多用了电不说，还常常让老汉干活不自在。后来村里又陆续买了几台，而且一台比一台好，来这里的人才少些了，但勤宝那伙人却照常来，